



那不勒斯系列

S T O R I A   D I  
C H I   F U G G E   E  
D I   C H I   R E S T A

Elena Ferrante

离 开 的 ， 留 下 的

〔意大利〕埃莱娜·费兰特 / 著  
陈英 /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那不勒斯系列

S T O R I A   D I  
C H I   F U G G E   E  
D I   C H I   R E S T A

Elena Ferrante

离 开 的 ， 留 下 的

〔意大利〕埃莱娜·费兰特 / 著  
陈英 /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离开的,留下的/(意)埃莱娜·费兰特著;陈英译  
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9  
(那不勒斯系列)  
ISBN 978-7-5321-6995-5

I. ①离… II. ①埃… ②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意大利-现代 IV. ①I54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45074 号

## STORIA DI CHI FUGGE E DI CHI RESTA

by Elena Ferrante  
© 2013 by Edizioni e/o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8-1155

总策划:黄育海  
责任编辑:秦静  
特约策划:潘爱娟  
装帧设计:吉洋

离开的,留下的  
〔意大利〕埃莱娜·费兰特 著  
陈英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 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  
电子信箱:eslcm@public1.sta.net.cn  
网址: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利丰雅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13.375 字数 250,000  
2019年10月第1版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  
ISBN 978-7-5321-6995-5/I·5590 定价:74.00元

# 人物表

## 前两本情节介绍

---

### ◆ 赛鲁罗一家（鞋匠的家人）

费尔南多·赛鲁罗：鞋匠，莉拉的父亲。莉拉小学毕业之后，她父亲没有继续供她读书。

农齐亚·赛鲁罗：莉拉的母亲，她支持女儿，但没有足够的权威对抗自己的丈夫。

拉法埃拉·赛鲁罗：所有人都叫她莉娜，只有埃莱娜叫她“莉拉”。她出生于1944年8月，小学时期，她就表现得非常聪明、才华横溢，十岁时写了一个名为《蓝色仙女》的故事。小学毕业后，她开始学做鞋子。她很年轻就嫁给了肉食店老板斯特凡诺·卡拉奇，先是成功地经营了新城区的肉食店，随后经营马尔蒂里广场上的一家鞋店。在去伊斯基亚岛度假时，她爱上了尼诺·萨拉托雷，并为他离开了丈夫，但她和尼诺的同居生活以失败告终。儿子詹纳罗出生之后，她发现艾达·卡普乔怀了斯特凡诺的孩子，就彻底离开了丈夫。她和恩佐·斯坎诺搬到那不勒斯郊区圣约翰·特杜奇奥居住，开始在布鲁诺·索卡沃的香肠厂工作。

里诺·赛鲁罗：莉拉的大哥，也是鞋匠。因为莉拉设计的鞋子，也因为斯特凡诺·卡拉奇的投资，他和父亲费尔南多创办了“赛鲁罗”皮鞋品牌，他和斯特凡诺的妹妹——皮诺奇娅·卡拉奇结婚，生了儿子费尔南多，小名迪诺。莉拉的第一个孩子取的是他舅舅的名字，也叫里诺。

其他孩子。

### ◆ 格雷科一家（看门人的家人）

埃莱娜·格雷科：也叫莱农奇娅，或者莱农。她出生于1944年8月，是我们正在读的这本小说的作者。当埃莱娜得知，她小时候的朋友——她称之为“莉拉”的莉娜·赛鲁罗失踪了，她便开始写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故事。小学毕业之后，埃莱娜继续学习，学业一帆风顺。上高中的时候，她学习成绩优异，在和宗教老师关于圣灵问题的争辩中，她得到了加利亚尼老师的袒护。她从小就爱着尼诺·萨拉托雷，但一直没有表白，在尼诺的邀请下，并在莉拉的帮助下，她把和宗教老师的冲突写成了一篇小文章，但文章后来没有得到发表。埃莱娜的优异成绩，使她得到比萨高等师范就读，并在那里结识了世家子弟彼得罗·艾罗塔，还发表了第一部小说，讲述的是发生在伊斯基亚岛的事儿。

佩佩、詹尼和埃莉莎：埃莱娜的弟弟、妹妹。

埃莱娜的父亲：市政府门房。

母亲：家庭主妇，她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让埃莱娜无法忍受。

#### ◆ 卡拉奇一家（堂·阿奇勒的家人）

堂·阿奇勒·卡拉奇：童话中吃人的怪兽，黑帮成员，放高利贷的，后来被人杀死。

玛丽亚·卡拉奇：堂·阿奇勒的妻子，是斯特凡诺、皮诺奇娅和阿方索的母亲，在家里开的肉食店里工作。

斯特凡诺·卡拉奇：已故堂·阿奇勒的儿子，莉拉的丈夫，管理着他父亲积累的财产，因为两家肉食店，以及马尔蒂里广场上和索拉拉兄弟合作经营的一家鞋店，一时间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。和莉拉糟糕的婚姻生活，让他感到很不满，他和艾达·卡普乔开始了一段婚外恋，并在情人怀孕之后和她同居，随后，莉拉搬到了那不勒斯郊区圣约翰·特杜奇奥居住。

皮诺奇娅：堂·阿奇勒的女儿，先是在肉食店里工作，然后在鞋店工作，她和莉拉的哥哥里诺结婚了，跟他生了一个孩子费尔南多，小名迪诺。

阿方索：堂·阿奇勒的儿子，埃莱娜的同桌，和玛丽莎·萨拉托雷订婚了，后来成为马尔蒂里广场上的那家鞋店的经营者。

#### ◆ 佩卢索一家（木匠的家人）

阿尔弗雷多·佩卢索：木匠，共产党员，被控是谋杀堂·阿奇勒的凶手，后来被关进监狱。

朱塞平娜·佩卢索：阿尔弗雷多的妻子，烟草厂女工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还有关在监狱里的丈夫，她投入了全部精力。丈夫死后，她自缢身亡。

帕斯卡莱·佩卢索：阿尔弗雷多和朱塞平娜的长子，泥瓦匠，共产党积极分子。是他第一个发现了莉拉的美貌，并且向她示爱。他痛恨索拉拉兄弟，后来和艾达·卡普乔订婚。

卡梅拉·佩卢索：也叫卡门，帕斯卡莱的妹妹，杂货店售货员，后来被莉拉雇用，在斯特凡诺的新肉食店里做售货员，她和恩佐·斯坎诺订婚，但是服完兵役之后，恩佐无缘无故和她分手了。她随后和大路上一个在加油站工作的人订婚。

其他孩子。

#### ◆ 卡普乔一家（疯寡妇的家人）

梅莉娜：寡妇，莉拉母亲农齐亚的一个亲戚，她在老城区里清洗楼梯，曾是多纳托·萨拉托雷——尼诺父亲的情人，因为这段情感，梅莉娜几乎丧失了理智，萨拉托雷全家人因此不得不开城区。

梅莉娜的丈夫：菜市场卸货工，死因不明。

艾达·卡普乔：梅莉娜的女儿，从小就帮助母亲清洗楼梯。在莉拉的帮助下，她成为老城区肉食店的售货员，一直是帕斯卡莱·佩卢索的女朋友，

后来成为斯特凡诺·卡拉奇的情妇。怀孕后和斯特凡诺同居，并生下女儿玛丽亚。

安东尼奥·卡普乔：艾达的哥哥，技工，曾是埃莱娜的男朋友，他非常嫉妒尼诺·萨拉托雷。要服兵役的消息让他非常焦虑，但当埃莱娜去找索拉拉兄弟帮忙，想免除他的兵役，他感到非常耻辱，就和埃莱娜分手了。在当兵的过程中，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，提前退役，为生活所迫，他成了米凯莱·索拉拉的伙计，被派到德国，完成一项神秘、漫长的工作。其他孩子。

#### ◆ 萨拉托雷一家（铁路职工兼诗人的家人）

多纳托·萨拉托雷：检票员、诗人兼记者，情场老手，行为不检点，他曾是梅莉娜·卡普乔的情人。埃莱娜去伊斯基亚岛度假时，和多纳托全家人住在同一所房子里，为了避免多纳托的骚扰，不得不很快离开了那里。但在第二年夏天，埃莱娜在海滩上委身于他，以减轻莉拉和尼诺在一起的事实带给她的伤害。为了消除这件事情给她带来的伤痛，她写了一本小说，最终这本小说得以出版。

莉迪亚·萨拉托雷：多纳托的妻子。

尼诺·萨拉托雷：多纳托和莉迪亚五个孩子中的老大，他非常痛恨自己的父亲，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学生，他和莉拉保持了很长时间的秘密情人关系，他们同居了很短一段时间，最后莉拉怀孕了。

玛丽莎·萨拉托雷：尼诺的妹妹，是阿方索·卡拉奇的女朋友。

皮诺、克莱利亚以及西罗：多纳托和莉迪亚家较小的几个孩子。

#### ◆ 斯坎诺一家（卖水果的一家人）

尼科拉·斯坎诺：卖水果的男人，死于肺炎。

阿孙塔·斯坎诺：尼科拉的妻子，死于癌症。

恩佐·斯坎诺：尼科拉和阿孙塔的儿子，也是卖水果的，莉拉从小就对他有好感，他们的缘分开始于小学时的一次竞赛，恩佐在数学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天分。他后来成为卡门·佩卢索的男朋友，但他服完兵役后，就和卡门分手了。在服兵役时，他自学了工业制造方面的课程，并获得了文凭。当莉拉决定彻底离开斯特凡诺，他把莉拉还有她的孩子接到圣约翰·特杜奇奥去居住。

其他孩子。

#### ◆ 索拉拉一家（他们家有一家酒吧兼点心房）

西尔维奥·索拉拉：索拉拉酒吧和点心房的主人，法西斯分子，独裁主义

者，“克莫拉”黑社会组织成员，在城区从事各种非法交易，他试图阻挠“赛鲁罗”鞋作坊的建立。

曼努埃拉·索拉拉：西尔维奥的妻子，放高利贷的，整个城区的人都害怕她手里的一个红本子。

马尔切洛和米凯莱：西尔维奥和曼努埃拉的儿子，非常嚣张霸道，但城区里的姑娘都很喜欢他们，当然，除了莉拉。马尔切洛爱上了莉拉，遭到拒绝。弟弟米凯莱和他年龄相差不大，但更加冷酷、聪明和暴力，他和点心师傅的女儿吉耀拉订婚，但对莉拉怀有一种病态的迷恋。

#### ◆ 斯帕纽洛一家（糕点师傅的家人）

斯帕纽洛先生：索拉拉酒吧和点心房的糕点师傅。

罗莎·斯帕纽洛：糕点师傅的妻子。

吉耀拉·斯帕纽洛：糕点师傅的女儿，米凯莱·索拉拉的女朋友。

其他孩子。

#### ◆ 艾罗塔一家

艾罗塔：古希腊文学教授。

阿黛尔：在米兰一家出版社工作，出版了埃莱娜的第一本小说。

马丽娜罗莎·艾罗塔：艾罗塔教授的大女儿，在米兰大学教艺术史。

彼得罗·艾罗塔：埃莱娜的大学同学，成为她的男朋友，在大学里前途无量。

#### ◆ 几位老师

费拉罗：小学教师，兼任图书馆管理员，在莉拉和埃莱娜很小时，就一直表扬她们热爱读书。

奥利维耶罗：小学女教师，她是第一个发现莉拉和埃莱娜潜力的人。莉拉十岁时，写了《蓝色仙女》。埃莱娜非常喜欢这个故事，把它拿给奥利维耶罗老师看，但老师当时很生气，因为莉拉的父母决定不供她上中学，所以老师没对这个故事发表任何看法。不仅如此，她还不再关心莉拉，只侧重于支持埃莱娜的学业。在埃莱娜大学毕业时，奥利维耶罗老师死于一场漫长的疾病。

杰拉切：中学教师。

加利亚尼：中学教师。一个文化素养非常高的老师，共产党员，她很快被埃莱娜的聪明所打动。她借书给埃莱娜看，在学校里保护她，使她免受宗教老师的批评，并邀请她来家里，参加为几个孩子举办的舞会。后来，她

---

和埃莱娜的关系变得冷淡，因为尼诺离开了她女儿娜迪雅，对莉拉产生了狂热的激情。

#### ◆ 其他人物

吉诺：药剂师的儿子，埃莱娜的第一个男朋友。

内拉·因卡尔多：奥利维耶罗老师的表姐，住在伊斯基亚岛的巴拉诺镇。有一年夏天，埃莱娜在伊斯基亚岛海边度假的，就住在她家。

阿尔曼多：医学专业的大学生，加利亚尼老师的儿子。

娜迪雅：女学生，加利亚尼老师的女儿，尼诺的女朋友，尼诺在伊斯基亚岛爱上莉拉之后，给她写了一封分手信。

布鲁诺·索卡沃：尼诺·萨拉托雷的朋友，圣约翰·特杜奇奥地区一个富商的儿子，他把莉拉安置在他的工厂里。

弗朗科·马里：大学生，埃莱娜大学时期最初几年的男朋友。

# 目 录

## 人物表

1 中年

## 中年



我上一次见到莉拉是五年前，二〇〇五年冬天，我们一大早就沿着大路散步。有很多年，我们在一起都找不到那种自在的感觉。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，我记得，她嘴里哼唱着什么，跟别人打招呼，但那些人根本就没有回应，偶尔有几次，她会用简短的感叹句打断我的话，但和我说的并没什么联系。那些年里，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，有些事非常可怕，我们要找回之前的那种亲密感，就要说出我们内心的秘密，而我没有心力去讲，她倒是有力气说，但她不想说，可能她觉得说了也没用。

无论如何，我依然很爱她，每次到那不勒斯，我都会尽量抽时间去看她。尽管，我不得不说，我有点儿害怕她。我们两个人都老了，她变化很大，我不停地发胖，需要不断地和自己的体重做斗争，她则一直都瘦得皮包骨。她留着短发，是她自己剪的，头发已经雪白了，她并非特意要这样，而是不在意这些。她脸上皱纹很多，越来越像她父亲老年时的样子。她笑起来有些神经质，声音有些刺耳，说话时声音太大。她不停地做手势，动作带着一种凶狠的决心，就好像要把眼前的楼房、街道、路人，还有我切成两半。

我们走到小学门口时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超过了我们，对她大声喊道：教堂旁边的花坛里有一具女尸。我们加快脚步，走到小花园，莉拉把我拉到了围观的人群边上，很不客气地挤了进去。那女人侧身躺着，非常肥胖，身上穿着一件深绿色、样式过时的风衣。莉拉马上就认出她来，那是我们小时候的朋友——吉耀拉·斯帕纽洛，是米凯莱·索拉拉的前妻，我

却没认出来。

我已经有几十年没有看到过吉耀拉了，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已经毁了，脚踝变得很肥大，以前她的头发是黑色的，现在成了火红色，头发还是当姑娘时的长度，但非常稀疏，在松动的泥土上散开。她只有一只脚上穿着鞋子，是低跟的，很破旧；另一只脚上只穿着一只灰色的羊毛袜子，大脚趾破了一个洞，她的另一只鞋子在一米以外的地方，就好像在她试图踢开痛苦和恐惧时，鞋子从脚上滑落了。我当时忍不住失声痛哭，莉拉很厌烦地看着我。

我们俩坐在距离花坛不远的一条长椅上，默默地等着有人把吉耀拉抬走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她是怎么死的？我们当时都不知道。我们去了莉拉家里，也就是莉拉父母以前住的老房子，房子很小，她现在和她儿子里诺生活在那里。吉耀拉是我们共同的朋友，我们谈到了她。莉拉说了吉耀拉的生活、她的心存幻想和阴险的性格，总之，没什么好话。但这时我没法专心听她说话，我想着那张倒在地上的侧脸，还有那稀疏的长发，能看到吉耀拉头颅上的白色头皮。有多少我们儿时的玩伴都已经不在人世了？他们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有时候是因为疾病，有时候是因为他们的神经承受不住生活的磨炼，或者因为他们被人放了血。我们俩在厨房里待了一会儿了，都有些倦怠，不想收拾桌子，最后我们没有收拾餐具，又出去了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冬日，阳光使得周围看起来很清新。这个老城区和我们不一样，我们老了，而它保留了原来的模样。那些低矮的灰色房子依然矗立着，我们小时候做游戏的院子、大路、隧道黑漆漆的入口，以及那里的暴力，一切都没变。但城区周围的风景变了，以前那些发绿的池塘已经没有了，那家罐头厂的老厂房也消失了。在那些地方，修建了一些玻璃外墙熠熠生辉的摩天

大楼，象征着过去我们从来没人相信的灿烂未来。在过去那些年里，我记下了这个城区的所有变化，有时候是带着好奇，有时候是漫不经心。小时候，我想象着在我们的城区之外，那不勒斯有一些非常神奇的地方，比如说，火车站的摩天大楼，在几十年之前曾让我觉得很震撼，它一层一层在增高，那时候，在火车站旁边，这个建筑的框架让我们觉得高极了。经过加里波第大街时，我总会惊异地对身边的人说：“你看看，这楼多高啊！”我对莉拉、卡门、帕斯卡莱、艾达和安东尼奥说，当时我和这帮朋友一直走向海边，走在富人区边上。我想，那栋楼上一定住着天使，他们一定能欣赏到整个城市的风景。如果能爬到那栋楼的顶层，我一定会很高兴。尽管它不在我们的城区里，但那是我们的摩天大楼，是我们看着它一天天增高，但后来这栋楼停工了。当我从比萨回到家里，火车站的那栋大楼已经不再是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象征，而是成了低效无能的巢窠。

在那段时间，我觉得我们城区和那不勒斯其他城区没什么差别，罪恶从我们的城区蔓延到整个那不勒斯，没有任何地方得以幸免。每一次我回到那不勒斯，都会觉得这个城市像一潭烂泥，它无法承受季节的变化——寒冷和炎热，尤其是无法应对暴雨：不是加里波第广场被水淹了，就是博物馆前的走廊倒塌了，要么就是某些地方滑坡了，一直停电，那些黑黢黢的、充满风险的街道，一直保留在我的记忆里。交通越来越混乱，路上坑坑洼洼，还有大片很难跨过去的水坑，下水道往外冒脏水，流得到处都是。山上全是新建的房子，非常不结实。脏水、垃圾和病菌都流入海里，腐蚀着地下的世界。人们因为得不到眷顾，因为腐败、欺压而死去，但每一次选举时，他们还是充满热情，支持那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的政客。我下了火车，回到这个我曾经

生活的地方，我一直都在说方言，表现得小心翼翼，就好像在说：我和你们是一起的，不要伤害我。

大学毕业时，我一气呵成写了一部小说。出人预料的是：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，这部小说变成了一本书。我出生的那个世界，让我觉得越来越糟糕了。这时候，在比萨或者米兰，我生活得很好，有时候，甚至会觉得很幸福；而在我的城市，我每次回家时，都会担心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，让我无法逃离，我害怕会失去好不容易获取的东西。我担心再也见不到快要和我结婚的彼得罗，害怕被排除在干净整齐的出版社之外，再也接触不到高雅的阿黛尔——我未来的婆婆，她比我母亲更像一个母亲。在过去，那不勒斯已经非常拥挤了，加里波第广场、福尔切拉街、公爵街，还有拉维娜尼奥区、雷蒂费洛区，到处都挤满了人。在六十年代末，我觉得人群越来越拥挤，越来越蛮横失控，让人不堪忍受。有一天早上，我一直走到了迈佐卡农内街上，几年前，我在那条街上的一家书店当过售货员。我去那里，完全是出于好奇，我想看看，我吃过苦头的地方现在怎么样了，尤其是为了看一眼那里的大学，我从来都没有进过那所大学，我想拿那里和比萨高等师范比较一下，我甚至希望能遇到加利亚尼老师的几个孩子——阿尔曼多和娜迪雅，好向他们炫耀一下。但那条街道，还有大学校园都让我很焦虑，那里挤满了那不勒斯本地和来自整个南方的学生，他们都穿得很好，非常自信，吵吵嚷嚷，一方面表现得有些鲁莽，同时也有些羞怯。他们都挤在教室门口或教室里，在秘书处前面经常排着很长一条队，他们之间冲突不断。有三四个学生，在距离我几步的地方，一言不合就打了起来，好像只是相互看着不顺眼就开始了对骂、拳打脚踢，都是脾气暴躁的男生，用一种我很难听懂方言在对骂。我马上就离开了，我之

前想象那儿是一个安全、充满理性的地方，但现在好像成了一个充满威胁的地方。

总之，我觉得那不勒斯每况愈下，变得越来越糟糕了。进入雨季之后，这个城市又一次崩溃了，有一栋楼从中间倒塌了，就好像一个人靠在一把被虫蛀过的沙发扶手上，扶手塌了，造成了很多死伤。随之而来的是叫喊、斗殴、报纸上的唇枪舌剑。就好像这个城市的内心有一种无处发泄的怒火，她的内部喧腾着，起伏不定，表面有毒疮涌冒出来，内部则布满了毒药。她对所有人都充满仇恨：孩子、成人、老人、其他城市的人、北约的美国人、任何一个国家的游客，还有那不勒斯人。他们怎么能忍受这个混乱、充满风险的地方？在郊外、市中心、小山上，维苏威火山下面，到处都一样。圣约翰·特杜奇奥给我的印象真是太糟糕了，还有去那里的旅途、莉拉工作的工厂、莉拉自己——她儿子和她住的那套破房子，以及她和恩佐生活在一起，但还没有同床共寝——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太糟糕了！莉拉说，恩佐想学习电子计算机操作，她想帮他。她的声音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子里，她想掩盖丑陋的圣约翰·特杜奇奥、香肠、工厂的味道以及她的处境，她装出一副很在行的样子，对我提到了一些机构，还有它们的简称：米兰国家计算机研究中心（CCSM）、计算机应用于社会科学苏维埃研究中心（CSACSS）。她想让我相信，在那不勒斯很快也会有这样的研究中心。我当时想：在米兰也许有可能，在苏联一定会有，但在这里不可能！这只是你脑子里无法控制的狂想，你现在还要把可怜的、忠心耿耿的恩佐也拉下水。

离开这里！彻底远离这里！永远离开我们自出生以来所过的生活，要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、有秩序的地方扎根，这就是我奋斗的目标，而且，我认为自己已经完胜了。

但在后来的几十年里，我发现我错了！这世界上的事情一环套一环，在外面有更大的一环：从城区到整个城市，从城市到整个意大利，从意大利到整个欧洲，从欧洲到整个星球。现在我是这么看的：并不是我们的城区病了，并非只有那不勒斯是这样，而是整个地球，整个宇宙，或者说所有宇宙都一样，一个人的能力，在于能否隐藏和掩盖事情的真相。

二〇〇五年冬天，那天下午，我和莉拉谈了这些事情，我带着一种决绝的语气，就好像在进行严厉的抨击。我想告诉她，她其实从小就已经明白这一点了，只是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那不勒斯，但我马上就觉得很羞愧，因为我从自己的语气里，听到了一个老女人让人不堪的怨气，我知道她讨厌我的语气。后来，她的确对我笑了一下，露出了老化磨损的牙齿，做了一个神经质的表情，说：

“你在充当智者，想要揭示真理？你有什么意图？你要写我们？你想写我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说实话吧！”

“那太复杂了。”

“你已经考虑过了，是不是？你还在考虑？”

“有点儿。”

“你要放过我，莱农！你要放过我们所有人。我们不值一提，我们应该消失，吉耀拉和我，所有人都不值一提。”

“这不是真的。”

她做了一个不满的表情，很难看，她眯着眼睛，用眼珠子审视着我，嘴唇半闭着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，“你实在想写，就写吧，你写吉耀拉，想写